

长篇历史小说

大石城

樊文举 著

STONE CITADEL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樊文举

20世纪70年代出生于宁夏西吉县，业余创作诗歌、散文、小说，作品散见于《宁夏日报》《朔方》《黄河文学》《共产党人》《固原日报》《六盘山》等报刊。

《土豆·生活（组诗）》获全国第二届“新视野杯”文学征文诗歌组一等奖，《葫芦河畔（组诗）》获全国第三届“金秋之旅”文学征文诗歌组三等奖，《西吉赋》获西吉县首届“工字杯”文学征文一等奖，《震湖赋》获西吉县首届“震湖湿地杯”文学征文二等奖。部分作品被《宁夏诗歌选》《西海固文学》《西吉文学》等选本收录。宁夏作协会员。现供职于宁夏火石寨丹霞地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宁夏西吉火石寨国家级地质（森林）公园管理处。



敬请关注微店



敬请关注淘宝书店

责任编辑

谢 瑞

装帧设计

阳光书籍装帧·晨 皓 魏 佳

◆ 大石城位于宁夏西吉火石寨丹霞地貌群的核心区域，天然形成内外两城，地势十分险要，纳火石寨丹霞地貌美景的雄、奇、秀、险、幽、奥于一体，令世人惊叹不已，堪称黄土高原上盛开的一朵奇葩。

◆ 大石城自古就有『天险石城』之美誉，因六百多年前发生在此的『石城之战』而长存史册。『石城之战』发生在明宪宗成化四年，持续了近一年的时间，经历了三百多次战斗，双方伤亡万余人，最后以农民起义军的失败而告终。

◆ 今日火石寨，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级地质公园、国家级森林公园、国家级4A级旅游风景区、大型玄幻电影《阿修罗》的拍摄地于一身，如沐春风，生机勃勃，畅迎四方来客。

ISBN 978-7-5525-2631-8



9 787552 526318 >

定价 38.00元

樊文举
著

大石城

STONE CITADEL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石城 / 樊文举著. -- 银川: 阳光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5525-2631-8

I. ①大… II. ①樊…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30614号

大石城

樊文举 著

责任编辑 谢 瑞

装帧设计 晨 浩 魏 佳

责任印刷 岳建宁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出版发行

出 版 人 王杨宝

地 址 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hh-book.com>

电子信箱 yangguang@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45842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凤鸣彩印广告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 00001324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1.75

字 数 436千字

版 次 2016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25-2631-8/I · 690

定 价 3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一

中国文化在数千年的历史演进中，因时代的变迁与区域的差异，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地域文化逐步成长为一个地方的精之所存、气之所蕴、神之所附。

西吉是塞北黄土高原上独具魅力的一片热土，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境内新石器时期的人类生存遗迹、战国秦长城、汉代古墓群、石城之战、好水川之战遗址无不见证着西吉的光辉历史。西吉是宁夏南部山区一片钟灵毓秀的土地，农耕文化、游牧文化、伊斯兰文化、红色文化无不彰显着其宝贵而丰厚的文化资源。在历史的长河中，这片热土经过千百年的历练，在其骨子的深处慢慢地形成了一种“团结包容、奋进创新”的西吉人文精神，并不断地长高长大，如今已枝繁叶茂，成为每一个西吉人引以为自豪的宝贵精神财富。西吉人民始终秉承、发扬这种精神，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令世人惊羡的奇迹。

西吉人民向来重视文化建设，并将文化的进步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支撑力和原动力，经过世代代的不懈努力，先后荣获华夏古钱币第一县、全国文化先进县、中国马铃薯之乡、中国西芹之乡等殊荣。它们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西吉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而且是西吉最为靓丽的名片，让世人瞩目。

西吉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极大地催生了“西海固文学”现象的诞生与发展。“西海固文学”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现象，能够引起全国的关注，西吉作家的功劳是不可替代的。比如西吉实力派代表性作家

郭文斌、了一容、马金莲、火仲舫、火会亮、单永珍、周彦虎等，他们的作品极大地夯实了“西海固文学”的基础；西吉文学生力军代表性作家李义、李耀斌、李继林、李兴民、樊文举、西野、火霞、马强等，他们的作品屡屡跻身中国文学大刊，显耀着他们不俗的文学实力和创作实绩；更为可贵的是王雪怡、袁志学、康鹏飞、马建国等西吉本土农民作家的崛起，为“西海固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新鲜血液。特别是2011年10月10日，中国首个“文学之乡”落户西吉，它的创建不仅向世人证明了西吉文学创作的实绩和西吉作家的实力，而且在“西海固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划时代意义。

十八大以来，西吉县委、政府认真贯彻“四个全面”“五大发展理念”的战略布局，全面落实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深入挖掘西吉文化的本质与内涵，以全面建设“开放、富裕、和谐、美丽”的新西吉为目标，努力推进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全县经济繁荣、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城乡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令人欣慰、让人振奋。

2014年，西吉县委审时度势，立足实际，着眼未来，明确提出了大力实施“文化振兴”工程的决策部署，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今天，我县青年骨干作家樊文举同志创作的西吉历史题材长篇小说《大石城》即将出版发行，这不仅是我县作家队伍深入生活、挖掘历史、扎根人民生动实践的一个现实体现，也是我县大力实施文化振兴工程的一个成果汇报，更是中国首个“文学之乡”在其发展过程中的又一次飞跃。

长篇小说《大石城》以明宪宗年间（公元1468年）发生在西吉县火石寨大石城的“满四之乱”为故事原型，作者借助相关历史资料，精心描绘再现了六百年前“石城之战”的全景，向世人全方位展示了西吉的

民族风情、人文环境、历史底蕴和奇特的火石寨丹霞地貌自然风光。它的出版发行，不仅我县大力实施文化振兴工程的一大成果，更是我县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媒介。文化的延续性在于继承，文化的包容性在于开放，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创新。我们继承传统文化，不是抱残守缺，守旧复古，而是在发掘传统文化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的基础上，去粗取精，推陈出新，创造出符合当下时代特征的新的文化产品和新的文化业态，为经济社会发展催生出新的增长点。长篇小说《大石城》的出版发行，无疑在这方面起到了积极的引导和示范的作用。

樊文举同志在我县长期从事行政事业性工作，2011年，他从县委办公室调到火石寨国家级地质森林公园管理处工作，因个人对文学创作的爱好和对本职工作的热爱，本着挖掘和表现西吉历史文化渊源和人文精神的想法，利用业余时间潜心查阅、研究了大量历史资料，在尽可能保持历史事件原始风貌的情况下，以文学艺术的方式向世人再现了六百多年前发生在西吉火石寨一带的“石城之战”全景，不仅为“文学之乡——西吉”再添了一部文学力作，更是对记载“石城之战”这一历史事件文字资料匮乏的一个补充。在此我衷心地希望，今后有更多的有识之士能像樊文举同志一样，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发掘、研究、宣传、弘扬西吉文化的行动中来，续写无愧于先贤、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家乡、无愧于后世的西吉文化新篇章！

是为序。

固原市委常委、西吉县委书记 马志宏
2016年3月

序 二

西吉这片黄土高原上的热土，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丰富多彩的历史遗迹和繁花似锦的现代文化是促进西吉发展的重要资源禀赋和后发优势，这里农耕文化、游牧文化、伊斯兰文化、红色文化汇于一地，交相辉映。境内有新石器时期的人类生存遗迹、战国秦长城、汉代古墓群、石城之战和好水川之战遗址，有火石寨国家级地质森林公园、党家岔地震堰塞湖，有拱北、道堂、清真寺等宗教建筑，有红色革命圣地将台堡、单家集、平峰镇、公易镇，它们在西吉这片热土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丹霞胜景、回乡风情、红色圣地四大文化名片。

由于自然条件的制约，这里曾“苦甲天下”，然而西吉人民自始至终以不屈的生命意志与恶劣的自然条件做着顽强的斗争，并形成了一种“团结包容、奋进创新”的西吉人文精神。在这种精神的引导下，一件件讴歌生活、讴歌祖国、讴歌共产党、讴歌社会主义的西吉文化作品也应运而生，并经历了从个体到集体、从自然原生态到现代多元化的自觉演变，逐步形成了相对稳定且具有一定规模的创作队伍，文学作品呈现“井喷”现象。西吉籍作家先后摘得了“五个一工程”奖、鲁迅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矛盾文学提名奖等全国性大奖。2011年10月10日，中国首个“文学之乡”落户西吉，又一次向世人证明了西吉文学的实绩和西吉作家的实力。

日月不淹，春秋代序。今天，在全县上下大力实施“文化振兴”工

程的大潮中，欣闻我县青年骨干作家樊文举同志创作的长篇小说《大石城》即将付梓出版，这是自西吉——中国首个“文学之乡”成立以来我县作家所创作出的一部沉甸甸的文学重礼，也是我县大力实施文化振兴工程的一大成果，实感欣慰。

在现代文学史上，长篇小说的创作，代表了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最高文学发展水平。从这个层面上讲，作为中国首个“文学之乡”的西吉，我们需要生于斯，长于斯的作家队伍创作出更多可读性强，能够集中反映西吉人民世代生活的历史沿革、民俗民情的文学作品，从而进一步充实中国首个“文学之乡”的内涵，提升西吉文学的整体发展水平。

公元1468年（即明宪宗成化四年），震惊天下的“满四之乱”（后称“石城之战”）在西吉火石寨大石城爆发，波及陕西、甘肃、宁夏等地。宪宗宵旰，举全国之力镇压，派马文升、项忠、毛忠、刘玉等人平叛。经大小三百余战，死伤万人的代价，满四之乱终于被平定。《明史·本纪卷十三》中记载“秋七月癸酉，都督同知刘玉为平虏副将军，充总兵官，太监刘祥监军，副都御史项忠总督军务，讨满俊。乙卯，朱永代刘玉为总兵官。是月，任寿、陈价、宁夏总兵官广义伯吴琮及满俊战，败绩，都指挥蒋泰、申澄被杀。冬十月乙未，项忠败贼于石城，伏羌伯毛忠战死。十一月，项忠击擒满俊，送京师，伏诛。”一部国家大志，专门就此事郑重其事地记录了百余字，可见此事在当时的影响力之大。遗憾的是，由于史料的缺乏，加上大石城一带自古至今人口的流动，我们对发生在此地的这场战争的发掘程度不够，长篇小说《大石城》的出版，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白。

《大石城》采用中国古典传统章回体神魔小说书写模式，人物众多却不失典型人物的刻画，比如满四的游侠习气，为实现目的不择手段的毒辣个性，在战争中体现出的高超的军事指挥素养等等，生动地体现出了人性的多重化。小说语言精雕细琢，细细读来，能窥见作者深厚的文学素养、驾驭语言的技巧。更为可贵的是，作为长期从事行政事业工作的樊文举同志，凭着对家乡的热爱、文学的执着，在工作之余，通过查阅史料、寻访当地古稀老人、实地考察等方式，尽可能地还原了“满四之乱”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经过和结果；明朝官兵平乱所做的筹备、调遣，各位将领的战略才能以及战争双方的此消彼长；考证了大石城、炮架山、蔡祥堡、木头沟、硝河王府、满四堡、酸刺沟、红城子、羊坊堡、杨郎、固原、开城、平凉等与此次战争相关的地方，本着战略的高度认识满四之乱，糅合现代战争意识，不拘泥于古典传统小说写战争的模式，这种考证精神、挖掘、弘扬家乡历史文化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大石城》的出版发行，对传承和弘扬优秀的西吉文化，建设“开放、富裕、和谐、美丽”的新西吉，服务西吉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在促进火石寨旅游产业的发展，让子孙后代更多地了解家乡的历史文化等方面一定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西吉县人民政府县长 武维东
2016年3月

序 三

向内的功夫

——序樊文举长篇小说《大石城》

欣闻文举君大作《大石城》即将付梓，我的心情便也随之激动不已，同时也在内心深处为文举君送去祝福，千般辛劳，万般汗水，终于可变为枝头一果，更为甚者，《大石城》的出版，必将为西吉文学百花园再添一朵灿烂奇葩，幸甚，幸甚！

在《大石城》出版之际，受文举君重托为其作序，实为汗颜，一是自己才疏学浅，肚里没货，定然辞难达意；二是感觉自己近年因为日子和年事的缘故已不大好动嘴动手，故而今日伏案，更觉囊中羞涩而捉襟见肘；三是如此厚重之作，若请名家为序，方可为其锦上添花，因之亦为之提升影响力，吾等平庸之辈，除过增添蛇足之憾外，又有何补？好在文举君央我说“我们熟悉”，普通的四个字，可看出文举君的平常心和一个作家应该秉持的从文态度是多么朴素而可贵！因之更显出文举君的可敬可爱来，借此便欣然受命，只为写出对文举君其人其文的“熟悉”，同时在内心对眼前这位朴实而不失帅气的大男孩因重新审视而满含敬意，同时也借此强迫着自己满含敬畏之心面对屏幕，面对一部二十万字的大块头来一次比较深刻的阅读，毋宁说是一件乐事！

我和文举君都生活在宁夏西海固地区的西吉县，因为文学和创作的

缘故，西吉县于2010年被中国文联授予中国首个“文学之乡”的殊荣，回看西吉“文学史”，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寥若晨星的几个作家的单打独斗，到今天老中青少几代人组成的蔚为壮观的“西吉作家群”，仅凭三十多年来不间断增加的虔诚而又热爱的底层信徒这种表面现象而言，西吉这片土地确实不负“文学之乡”之殊荣，而且，在中国文学圈，“西吉作家群”中叫得响的领军作家也有其人几个，掷地有声的作品也有那么几部，诸此证之，更使“文学之乡”名至实归。但细数起来，这些作家乃至整个“西吉作家群”里，花一两年甚至更多时间去“讲述”和“琢磨”“一个”“故事”的作家确是屈指可数，当然我指的是长篇小说的创作。有走出西吉的老作家火仲舫的民俗小说《花旦》，郭文斌与人合著的历史小说《西夏》，有仍然生活在西吉本土的袁志学的乡村风情小说《真情岁月》，李义多年酝酿的一部与教育人物有关的小说作品，但至今未出手。打个不太准确的比方，其实不光西吉，整个宁夏文学圈，长篇小说的创作因为艰辛和庞大，抑或切入角度难以寻觅的缘故，可算是文学创作门类里“垦不动的荒”。甘肃有个作家叫雪漠，二十没出头时在《飞天》发表第一篇作品，为短篇小说，然后时隔十二年在上海发表第二篇作品，是长篇小说《大漠祭》，一时产生较为不小的轰动，这样的作家，不要说西吉，就整个宁夏，恐怕没有一个能出其右。不论何处，咋呼的作家实在不少，而耐得住寂寞的作家的确是寥寥无数。确实，西吉长篇小说的稀缺，实为“文学之乡”之憾事。在此背景之下来看《大石城》的出版，《大石城》的意义便初露端倪，同时也端倪出一点文举君的可贵来。文举君在他的《大石城》后记里说：“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便报着迎接流言蜚语的心理准备，报着尝试一回写小说的

真实感受的想法，于2013年7月开始动笔，历经近两年的时间，总算完成了对这段历史故事的涂鸦复原。”“历经近两年”，这个时间不算太长，但在今天劳作工具不断革新、传播媒介高度便捷的“碎片阅读”时代，两年，也确实不短，而且我想，在这个“两年”里，行色匆匆的文举君一定是亢奋地走过了这“两年”里的每一个日日夜夜的。而“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这“酝酿”的“一段时间”，也是决然不可以与短短的“两年”等量齐观的。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在西吉一所乡村中学里混饭吃，时年某月，有一位从大学里刚毕业的小伙子走进了这个乡的政府大院，他高挑个头、瘦削大方、戴一副近视眼镜、满面挂着春风般的笑意和热情，这个小伙子，就是文举君。我和文举君虽说个性在表面上迥然有别，但却骨子里仍然有些“臭味相投”的地方，因为这个缘故，我和文举君便很快走到了一起，又因为学校与乡政府仅存一街之隔，工作和生活的闲暇里便有了我们较多的小聚和闲叙，闲文学叙生活，话题多而不繁。记得有次，到了兴致处，文举君从他的抽屉里拿出了一本装帧非常讲究的十六开硬皮本给我看，原来这是他自己多年见诸报端的一些“豆腐块”剪辑在一起珍藏在这里，足见文举君对文字的热爱和对自己劳作成果的珍惜！面对此情此景，我虽嘴里没说，但心里是想起了我自己曾经也是做过这么一回事的，我知道我和他都是在学校里读书时就萌生了一个崇高而朦胧的梦想，然后怀揣这个梦想从校园里出来，走向社会、走向生活的，我只在心里为我们祈祷，在这片寂寥的土地上，在很多人为金钱奔忙的年月里，扛着文字的人，在错综的棋盘上能用自己虔诚和热爱走出一着险棋，走出一片瑰丽的秀色。其后不久，文举君被调到县城的土地局工作，不久，

又出土地局，到基层乡政府，继而又到县委大院，几进几出，折腾多年以后，于2011年初调到火石寨国家级地质森林公园管理处工作，至此，文举君似乎是“定居”了下来。“近年来，我如一个百无一用的可有可无之人，又似一位艰难行进中的盲者，看不清眼前、脚下是平、是凸、是凹，是路、是泥、是崖，伤心、无奈、寂寞地在这个纷乱、浮躁的时空里整天无所事事地飘荡着，内心除了孤独就只剩下伤感做伴了。好在没有被身边的环境完全迷失，也没有丢失个性的所有，在内心深处保留了一份属于自己的爱好——喜欢文字。就凭着这点爱好，以打发生命中的这段闲暇时间而揣摩着写完了自己的首篇小说《大石城》，而且还美其名曰长篇（真不知它够不够这个称呼的资格），几乎连自己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无论它能否面世，亦无论它的质量、价值如何暂且议，但它终归是这几年来我的心血所在，是我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曲曲扭扭地留下的一段真实的痕迹。换句话说，就是庆幸没有给生命中的这段旅途留下过多的空白与遗憾，所以我兴奋、我激动。”这是文举君写在“后记”里的一段话，足以看出他胸怀的谦逊和向内的坚守，也看出他对目前的工作和生活的环境是满足的，喜悦的，也可以看出他似乎是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也可以看出他目前的态度是趋向于沉静的。

在上上下下折腾的多年里，文举君似乎确实没有多少“作品”面诸于世，这自然也有“忙”的缘故，但没有作品并不等于没有收获，我想，在机关大院里，人事、心机、面具、纠葛等等这些人情世态，文举君定然是亲身体验而了然于心的，当然，这为他日后的薄发积淀了养料。今天，《大石城》的出版当然也就不是那么突兀了。我想，任何一部作品都是